

张中行 著

冬
之
話



启 功

日前由李慧陪伴，登浮光掠影楼，进谒启功先生，要他的手写影印尚未印成的《启功絮语》复印本。何以如此急急？是因为近一两年，我旧习不改，仍写些事过或事微而未能忘情的，积稿渐多，想走熟路，集为《负暄三话》。前两本的编排旧例，都是反三才之道，人为先；人不只一位，也要排个次序，我未能免势利眼之俗，也为了广告效应，列队，排头，要是个大块头的。于是第一本拉来章太炎，第二本拉来辜鸿铭，说来也巧，不只都有大名，而且为人都有些怪，或说不同于常的特点。现在该第三本了，既然同样收健在的，那就得来全不费工夫，最好是启功先生，因为他也是既有大名，又有不同于常的特点。且说有如扛物，大块头的必多费力，我畏难，从设想凑这本再而三的书之日起，就决定最后写这篇标题为《启功》的。现在，看看草目，六十余名都已排列整齐，只欠排头未到，畏，也只好壮壮胆，拿笔。拿笔之前，听说继《启功韵语》之后，又将有“絮语”问世，夫絮，细碎而剪不断、理还乱之谓也，姑且承认启功先生谦称自己的韵语为打油，推想这絮语的油必是纯芝麻，出于我们家乡的古法小磨的，所以我必须先鼻嗅口尝，然后着笔。以上这些意思，也当面上报启功先生。他客气几句，我听而不闻，于是就拿到《启功絮

语》的复印本。回来看了，自然又会得到几次人生难得的开口笑。其时正临近癸酉年中秋，我忙里偷闲，往家乡望了“月是故乡明”之月，吃了尚未新潮的月饼，由絮语引发的欢笑渐淡，难得再拖，只好动真格的，拿笔。

拖，至少一部分是来于畏，畏什么？正如我多次面对启功先生时所说：“您这块大石头太重，我苦于扛不动。”重，化概括为具体，是：所能，恕我连述说也要请庄子来帮忙，是“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为人，是“东面而视，不见水端”。——既已向古人求援，干脆再抄一处，包括所能和为人，是《后汉书·黄宪传》所说：“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说到澄之不清，淆之不浊，想大动干戈之前，先来个由芥子见须弥的小注。比如你闯入他的小乘道场（曾住西直门内小乘巷），恭而敬之地同他谈论，或向他请教，诗文之事，他会一扯就扯到“我腿何如驴腿”，此即所谓澄之不清。又比如七十年代早期，他的尊夫人章佳氏往生净土，于是一如浮世所常见，无事生事，有事就更多好事者，手持红丝，心怀胜造七级浮屠之热诚，入门三言两语，就抽出红丝往脚脖子上系，他却一贯缩腿敬谢，好事者遗憾，甚且不解，而去，可是喜欢道听途说的人不就此罢休，于是喜结良缘的善意谣传还是不经而走，对此，他有绝招，是我所亲见，撤去双人床，换为单人床，于今几十年，不变，此即所谓淆之不浊。总之，这之后就只得来个杂以慨叹的总评：不可量也。

可是好事者走了，还有多事者，会反唇相讥：“你不是也量过吗？那就不是不可量了。”我想，这是指我写过这样几篇文章：《论书绝句》管窥，《启功韵语》读后，《说八股》补微，两序的因缘，书人书事。也许还有别的，一时想不起来，也就不去查了。现在是要声辩，虽然所写不只一篇，对于启功先生的所能和为人，还

无碍于我的评论，“不可量也”。理由不只一项。其一，我的所谈都是皮毛，自然不能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其二，有所见，或更进一步，有所评，都是瞎子摸象之类，对的可能性并不大。其三，限于所能中的见于书本的（如文物鉴定就不，或说难于，见于书本），如主要讲鉴古的《启功丛稿》，我就不敢碰，因为过于专，过于精，我是除赞叹以外，不能置一辞。其四，关于为人，我见到面团团兼嘻笑，听到“我腿何如驴腿”，所有这些，是整体的千百分之一呢，还是连之一也不是呢，是直到现在我说不清楚。说不清，还敢写，亦有说乎？曰有，是依据事理，了解自己尚且不易，况他人乎？可是自司马子长以下，还是有不少人，或自发，或领史馆之俸，为许多人，包括列女和僧道，写传记。太史公写项羽，写张良，没见过，专就这一点说，我写启功先生就有了优越性，是不只见过，而且来往四十年有余。就说只是皮毛吧，想来皮是真皮，毛也不假，写出来，给想看名人的人看看，也不无意义吧？所以还是放开笔，任其所之，写。

由有辫子可揪的地方写起，那是著作，白纸黑字，市上可见，一点不含糊。只能计立或卧于我的书架子上的，有以下这些（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

诗文声律论稿	1977 年中华书局
古代字体论稿	1979 年文物出版社
启功丛稿	1981 年中华书局
启功书法作品选	1985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书法选	1986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书法概论（主编）	1986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韵语	1989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书绝句	1990 年三联书店
汉语现象论丛	1991 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

公司

说八股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书画留影册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论书札记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絮语

即将出版

一大串都是书“名”，夫名者，实之宾也，而想到实，那就“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不敢翻检看，只说还有的一点点印象。《启功丛稿》里有一篇《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长万言以上，发旧隐如数家珍，不知别人怎么样，我看了，不是想进一步研究，以求略知古书画的门径，而是不想再沾边，因为太深，太难，只能安于不知为不知。这样说，我是被他的学识吓倒了。学识来于头脑。来于手的就更厉害，书，一笔一画，画，一枝一叶，与今人比，不便说，无妨与古人比，至少我觉得，说书超过成铁翁刘的翁，画超过扬州八怪的有些怪（尤其山水），总不为过。以上这些只是有辫子可揪的。还有无小辫也就难于揪住的，只说两项。一项是，据我所知，他肚子里还有大批存货，因为受“能者多劳”之累，即使想掏也掏不出来。证据多得很，只举一种，是一次闲谈，不知怎么扯到《兰亭序》帖，他说：“问题很复杂，至少要二十万字以上才能说明白。”他忙，常常被逼得东躲西藏，也就只好不写。另一项是书画佳作，多到数不清，都“散而之四方”，也就实有而若无。只就我个人说，生性懒散，又不过于爱管闲事，可是数十年来，揩他手之油，大至牌匾，小至书签，中间有画卷、条幅、对联、题跋，等等，少数为自己，多数为亲友，总在百件以上吧，他“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作数量之大，就虽可想而实难知了。上面说肚子里的存货，用“大批”形容，其实还应该加上“多种”，比如直到不久前看了他的《说八股》，才知道他还作过八股文，会作八股文。他生于1912年壬子，其时已是变帝制为共和，就说是姓

爱新觉罗吧，也太稀奇了。

如果有什么光的探测器，对准他的肚皮（从旧而俗之习，不说心，更不说大脑），卡察一响，我想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暂时还未照，也就只好等照见后再说。这里只说一些已经能够看到的。其中一种是一般人不很清楚甚至并未注意的，是书画等的鉴定。这方面，成为名家，也许比善书善画更难，至少是同样不容易，因为不只要有机会，见得多，还要有能深入分辨的慧心和慧眼。启功先生得天独厚，外有机会，公藏私藏，几乎所有名迹他都见过，又内有慧心慧眼，还要加上他能书能画，深知其中甘苦，所以成为这方面的有数的一流专家。他忙，也因为这方面的多能，比如前些年，由上方布置，他同另两三位专家，周游一国，看各大博物馆的收藏，看后要点头或摇头，回来，我庆幸他大饱眼福，他说也相当累。私就更多，他走出浮光掠影楼，常有人拿出一件甚且抱出一捆，请他看，不下楼，也会有不少人叩门而入，也是一件或几件，请他看，希望看到他点头。有的还希望他在上面写几句，以期变略有姿色为容华绝代。他宽厚，总会写几句。但有分寸：精品，他掏心窝子说：常品，说两句不疼不痒的；赝品，敬书“启功拜观”云云，盖曾拜曾观，并非假话也。说到这里，我应该感谢他对我的网开一面，因为，比如请他看尚未买的文征明书《长恨歌》册，已买（知未必真，因价特廉而收）的祝枝山临《景龙观钟铭》卷，他都未说“拜观”，而说“假的”。到此，想说两句似题外而非题外的话，像这样的《广陵散》，不想法使之下传，而让这现代化的嵇叔夜今天东家去开会，明天西家去剪彩，以凑电视之热闹，总是太失策了吧？

说过一般人未注意的，要接着说一般人（包括不少海外的）都注意的，书法。这里要插说一项一般人也不很清楚的，是启功先生的浮世之名，本来是画家，近些年为能者多劳的形势所迫，画

过于费时间，书可以急就章，才多书少画（或说几乎不画），在人的印象中就成为单纯的书法家，并上升为书法家协会主席。众志成城，又因为他本人执笔，多谈书而少谈画，吾从众，也就撇开画而专谈书法。可是这就碰到难题，而且不只一个。只说两个。其一，出于他笔下的字，大到榜书，小到蝇头小楷，又无论是行还是草，都好，或说美，可是如果有人有追求所以然之癖，问怎么个好法，为什么这种形态就好，我说句狂妄的话，恐怕连启功先生自己也答不上来。我想，这就有如看意中的佳人，因觉得美而动情，心理活动实有，却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勉强言，如我有时说的，“看这‘有’字，简直就是《圣教序》”，“外圆润流利而内钢筋铁骨，是书法造诣的最上乘”，都是说了等于不说。总之，无能为力，也就只好改说第二个难，不离文字的。这是指他的论书著作，主要是《论书绝句》和《论书札记》。有书问世，白纸黑字，如绝句，且有自注，何以还说难？是因为书道，上面说过的，微妙之处，可意会不可言传，启功先生老婆心切，欲以言传，也无法避精避深，于是读者，以我为例，看，字都认识，至于其中奥义，就有如参“狗子还有佛性也无”的“无”，蒲团坐碎，离悟还是十万八千里。单说《论书绝句》，一百首，由西京的石刻木简说到自己的学书经历，如生物之浑然一体，牵一发必动全身，没有寝馈于书苑若干年的苦功，想得个总体的了解，也太难了。只好躲开这整体，由《论书札记》里抄两则看看。

行书宜当楷书写，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楷书宜当行书写，其点划顾盼始不呆板。

人以佳纸嘱余书，无一惬意者。有所珍惜，且有心求好耳。拙笔如斯，想高手或不例外。眼前无精粗纸，手下无乖合字，胸中无得失念，难矣哉。

我们看了，都会感到这是金针度人，可是参，何时能参透呢？启

功先生以书法名世，或说惊世，而单单在这方面他最难了解，正所谓不可量也。

还有个不可量是他所谓“韵语”，想了解他的为人，更不可不看。不知道由于人性还是由于习惯，或人性兼习惯，诗词所写多是人的内心深处。于是居常隐的就会成为显，即使是影影绰绰的。又于是写《〈启功韵语〉读后》，我就特别有兴趣。这里又谈他的韵语，虽然新加上他的絮语，想了想，我还是没有什么新意见。但抄旧的，就说是自己的，也会引来偷懒之讥，所以还是来个新瓶子装旧酒。可说的不少。先说板着面孔的，是一，他大写其俳谐体，所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己画了最逼真的像，另一方面是可以稳拿“前无古人”这顶桂冠。还有二，是以口语甚至俗语入有格律的诗词，可以为胡博士的《白话文学史》增添一宗宝贵的财富，可惜这位博士三十年前见了上帝，不及见之了。接着说画像，也会遇见难题，是一些熟人所习见，面团团，嘻嘻哈哈，不玩笑不说话，于是表现为韵语的俳谐吗？我在拙作“读后”里就曾推想，恐怕背后或深处还有东西，那是庄子的“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怎见得？有诗（广义，即韵语）为证：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撩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 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断断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启功韵语》卷二《贺新郎》咏史）

这是看透一切，或用佛家的话说，万法皆空。空，也就兼能破我执，也有诗为证：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

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同上书卷三《自撰墓志铭》）

像这样字面轻松而内容沉重的，“韵语”里随处可见。碍难多抄，又舍不得，只好换个地方，再来一首：

老妻昔日与我戏言身后况。自称她死一定有人为我找对象。我笑老朽如斯那（哪）会有人傻且疯，妻言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帐。我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生还，她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偿人世金钱尘土样。何期辩论未了她先行，似乎一手压在永难揭开的宝盒上。从兹疏亲近友纷纷来，介绍天仙地鬼齐家治国举世无双女巧匠。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媒疑何能基础半毫无，答以有基无础栋折梁摧楼阁千层夷为平地空而旷。劝言且理庖厨职同佣保相扶相伴又何妨，再答伴字人旁如果成丝只堪绊脚不堪扶头我公是否能保障。更有好事风闻吾家斗室似添人，排闥直冲但见双床已成单榻无帷幃。天长日久热气渐冷声渐稀，十有余年耳根清净终无恙。昨朝小疾诊疗忽然见问题，血管堵塞行将影响全心脏。立呼担架速交医院抢救细检查，八人共抬前无响尺上无罩片过路穿街晾盘儿杠。诊疗多方臂上悬瓶鼻中塞管胸前牵线日夜监测心电图，其苦不在侧灌流餐而在仰排便溺遗臭虽然不盈万年亦足满一炕。忽然眉开眼笑竟使医护人员尽吃惊，以为鬼门关前阎罗特赦将我放。宋人诗云时人不识余心乐，却非傍柳随花偷学少年情跌宕。床边诸人疑团莫释误谓神经错乱问因由，郑重宣称前赌今赢足使老妻亲笔勾销当年自诩铁固山坚的军令状。（《启功絮语·赌赢歌》）

歌洋洋六百言，也通篇抄，是有所为，为“奇文共欣赏”。欣赏什么？说我自己的，浮面是笑，再思就如入宝山，发现世间希有的。其实也不难说，是如他的多种所能，一般人办不到。不只一般人，连禅宗典籍“道婆烧庵”公案里那位庵主也办不到，因为二八女子抱定，他说“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是还在挣扎，“断百思想”；启功先生则“十有余年耳根清净”，可谓已经是悟之后的境界。这境界，我有时想，与他的书法相比，也许应该评价更高吧？这更高，是隐藏在他的俳谐之后的，所以面对他，或面对他的有些著作，只看见嘻嘻哈哈，就只是浅尝，甚至说会上当。俳谐后也常常是更多的严肃。这严肃，有时也会挑帘出场，如下面的两首就是这样：

金台闲客漫扶藜，岁岁莺花费品题。故苑人稀红寂寞，平芜春晚绿凄迷。觚棱委地鸦空噪，华表干云鹤不栖。最爱李公桥畔路，黄尘未到凤城西。（《启功韵语》卷一《金台》）

苔枝依旧翠禽无，重见华光落墨图。寄语词仙姜白石，春来风雪满西湖。（《启功书法作品选》第119页题自画梅花）像这样的诗，正如我过去所曾说，是一旦正襟危坐，就不让古人了。

韩文公有句云，“余事作诗人”，所以介绍启功先生，更要着重谈大节。大节为何？开门或下楼，待人诸事是也。这就更多，只想谈一些见闻。其一是对陈援庵（名垣，史学家，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别署励耘书屋）先生，或口说，或笔写，他总是充满敬佩和感激之情，说他的“小”有成就，都是这位老先生之赐。这当然不是无中生有，但实事求是，我觉得，推想许多人也会这样想，说“都是”，就未免言过其实。可是多年以来，直到他的声名更多为世人所知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说，也总是这样想。是不实事求是吗？非也。是他的“德”使他铭记一饭之恩，把自己的所长都忘了。这种感情还有大发展，是近些年来，他的书画之价更飞涨，

卖了不少钱，总有几十万美元吧，他不要，设立奖学金，名“启功奖学金”，合情合理，可是他坚持要称为“励耘奖学金”。这奖学金，陈援庵先生健在的时候无从知道，如果泉下有知，微笑之后，也当泣下沾襟吧？

其二，由楼名的“浮光掠影”说起，这也是谦逊，推测本意与“云烟过眼”不会差多少。云烟过眼，是见得多了，也可以兼指多所有。与项子京之流相比，启功先生自然是小户，但因为眼力高，时间长，碰巧（据我所知，他不贪，也就不追）流入先则道场后则红楼的，精品或至精品也不少。其中一些我见过，只说一两件印象最深的，一大条幅查士标的山水，题字占面积的一半以上，雍正御题“玉音”赏田文镜的青花端砚，都是罕见的珍品。他看这些像是都无所谓，随手来，随手去，最后索性“扫地出门”，都捐献给可以算作他的故土的辽宁博物馆。我的见闻中有不少迷古董的，像他这样视珍奇为身外物的，说绝无也许太过，总是希有吧。

其三，想到秀才书驴券，字已满若干页，总当说点更切身的，以便终篇。这是想以我同他的多年交往为纸笔，为他画个小像。我有幸，与曹家琪君在同一学校当孩子王，曹君原是启功先生的学生，不久就上升为可以相互笑骂的朋友，他爽快热情，与我合得来，本诸除室中人以外都可以与朋友共之义，他带着我去拜识启功先生。其时启功先生住鼓楼西前马厂，所以其后我的歪诗曾有句云：“马厂斋头拜六如（唐寅，亦兼精书画），声闻胜读十年书。”这后一句写的是实情，因为见一次面，他的博雅、精深和风趣就使我大吃一惊。不久他迁到鼓楼东黑芝麻胡同，我住鼓楼西，一街之隔，见面的机会更多。总是晚上在他的兰堂，路南小四合院的南房。靠东两明是工作室，有大的书画案；西一暗是卧室，闲坐闲谈多是在这一间。他的未嫁的姑母还健在，住西房，他的夫

人不参与闲谈之会，或在外间，或往西房。夫人身量不高，（与我们）沉默寡言，朴实温顺，女性应有的美都集在性格或“德”字上，不育，所以启功先生在《自撰墓志铭》中说“并无后”也。还是谈晚间之会，我只是间或到，必到的有曹君家琪，因面长，启功先生呼之为驴，有马先生焕然，启功先生小学同学，也是寡言，可是屁股沉，入室即上床，坐靠内一角，不到近三更不走，有熊君尧，寄生虫学家。所以启功先生有一次说：“到我这儿来的都是兽类，有驴，有马，有熊，有獐（明指其内弟章五）；您可不在内。”这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笔法，我一笑，说在内也好。现在回头理这些旧帐干什么呢？是因为不很久之后，大局变为，也要求，“车同轨，书同文字”，先是我成为自顾不暇，接着启功先生成为“派曾右”，其后又迁到西城他内弟的住处小乘巷，远了，想到北城兽类欢聚之事，不禁有“胜地不常，盛筵难再”之戚。且说那时期我正编一种内容为佛学的月刊，启功先生曾以著文的实际行动支持，署名“长庆”，想是因为唐朝元白二人诗文结集都用这个名字。其时他不似现在之忙，正是揩油的好机会，记得曾送去真高丽纸一张，一分为二，画两个横幅，一仿米元晖，一仿曹云西，受天之祐，经过文化大革命，今尚存于篋中。说到揩油，这大概是揩油之始。其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在小乘巷，送走了夫人，美尼尔病常发作，八十年代迁往西北郊师范大学小红楼，更远了，可是我还是紧追不舍。为什么？主要是为揩油，连带的是还没有忘“声闻胜读十年书”。感谢他有宽厚待人的盛德，总是有求必应，如果所写之件不面交，有时还附个小札，说“如不合用，再写”。近几年来，揩油的范围还不断扩张，说个最大的，是求写序文。他仍是求必应，送去书稿，有时间看，写，没时间看，也写。宽厚的表现还有“意表之外”的，太多，只说两件，算作举例。一件是我的拙作《负暄琐话》印成之后，托人送去，正

中心忐忑待棒喝，却接到夸奖的信，其中并有妙语“摸老虎屁股如摸婴儿肌肤”，“解剖狮子如解剖虱子”云云。如果没有这老虎和狮子，我也许就没有勇气写续话和三话了吧？另一件是一次登上浮光掠影楼，见室内挂一王铎草书条幅，希有之精，一面看一面赞叹。他说是日本影印台湾故宫的。说着，取来竹竿，挑下，卷，说：“您拿走。”我推辞不得，只好接受，谢。——应该更重谢的是他不得不答应，入我这本拙作，站在六十七名之前，当排头。如此恩重如山，而我曾无一芹之献，如何解释？是他什么都有，而我是连一芹也没有。勉强搜罗，也只是祝他得老天爷另眼看待，心脏不健，健了，血压不低，低了，越活越结实。然后我就可以多受教益，多得几次开口笑，还有一多，更不可忘，是继续揩油。

季 羨 林

季羨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知名，这名确是实之宾，与有些人，舍正路而不由，也就真像是抁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不同。可是这实，我不想说。也不能说，因为他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不过退一步，不求美，不求富，我也不是毫无所见。就算是概貌吧，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语言，他通很多，母语即汉语之外，世上通行的英、法、德之类也可不在话下，他还通早已作古的梵语和吐火罗语。另一个方面可以算作重点，是研究、翻译有关印度的经典著作。这方面，他用力最多，贡献最大；说大，还有个理由，是这类必须有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始能从事的工作，很少人肯做，也很少人能做。还有一个方面是他兴趣广泛，有时也从象牙之塔里出来，走向十字街头，就是说，也写杂文，甚至抒发幽情的散文。

方面这样广，造诣这样高，成就这样大，我这里是想说闲话，只好躲开沉重的，另找点轻松的。这轻松的是自从我们成为不远的邻居之后我的见闻。北京大学校园（雅称为燕园）内东北部有六座职工宿舍楼，结构一样，四层，两个楼门，先为黄色，1976年地震后修整变为白色。五座在湖的东部，由南向北排列；一座单干，在湖的北部偏西。我女儿住东部由北向南的第二座，我自七十年代中期到那里寄居。其时老北大时期即任数学系教授的申

又彬先生住湖北部那座楼，我们有来往。地震以后不久，申先生因病逝世，申夫人迁走，房子空出，大约是八十年代早期，季先生迁来。我晨起沿湖滨散步，必经季先生之门，所以就成为相当近的邻居。可是我不敢为识荆而登门，因为我据以推断的是常情，依常情，如季先生名之高，实之重，也许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吧？就是经过同事兼老友蔡君的解释，我还是没有胆量登门。蔡君也是山东人，与季先生是中学同学，每次来看我，总要到季先生家坐一会儿。我本来可以随着蔡君去拜访，仍是常情作祟，有意而终于未能一鼓作气。蔡君才也高，而举止则慢条斯理，关于季先生，他只说中学时期，英语已经很好。这就使我想到天之生材，如季先生，努力由己，资质和机遇，总当归诸天吧？

结识之前，有关季先生的见闻，虽然不多，也有值得说说的。用评论性的话总而言之，不过两个字，是“朴厚”。在北京大学这个圈子里，他是名教授，还有几项煊赫的头衔，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可是看装束，像是远远配不上，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青年时期，他是很长时期住在外国的，为什么不穿西服？也许没有西服。老北大，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之也不穿西服，可是长袍的料子、样式以及颜色总是讲究的，能与人以潇洒、高逸的印象。季先生不然，是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语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季夫人也是这样，都市住了多年，还是全身乡里气。为人也是充满古风，远近邻舍都称为季奶奶，人缘最好，也是因为总是以忠厚待人。与季夫人为伴，家里还有个老年妇女，据说是季先生的婶母，想是因为无依无靠吧，就在季先生家生活并安度晚年了。总之，单是观察季先生的家（包括家内之人），我们的印象会是，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室内也是这样，或说更是这样，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

纪平民之家的。惟一的不同是书太多，学校照顾，给他两个单元，靠东一个单元装书，总不少于三间吧，架上，案上，都满了，只好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我隔着玻璃向里望望，又满了。

大概是八十年代前期，不记得由谁介绍，在季先生家门口，我们成为相识。以后，我清晨散步，路过他家门口，如果赶上他在门口，就打个招呼，或者说几句闲话。打招呼用和尚的合十礼，也许因为，都觉得对方同佛学有些关系。闲话也是走熟路。消极的是不沾学问的边，原因，我想少一半是他研究的那些太专，说，怕听者不懂，至少是没兴趣；多一半仍是来于朴厚，讲学问，掉书袋，有炫学之嫌，不愿意。再说积极一面，谈的话题经常是猫。季先生家养三只猫，一对白色波斯猫和一只灰白相间的本地猫。据说，季先生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清晨四时起床就开始工作。到天大明的时候，他有时到门外站一会儿，一对波斯猫总是跟着，并围着两腿转，表示亲热。看来季先生很喜欢这一对，不只一次向我介绍，波斯猫，两只眼，有的颜色一样，有的颜色不一样，他家这两只，有一只，两眼的颜色就不一样。起初，我以为季先生到门外，是因为爱猫，怕被偷，所以“放风”的时候看着。后来有不少次，我看见猫出来，季先生却没有跟着。猫恋人，我招招手，也就向我走来，常常是满身土，因为刚在土地上打几个滚。我这才明白，原来季先生并没有在猫身上费过多的心思。

他的事业是学问，扩大些说，是为文化；热心传授，也是为社会上野成分的减少和文成分的增加。所有这方面的情况，要由门内人作为专题介绍。我无此能力，只好根据我的一点点见闻，说说他的为人，仍是有关朴厚的。先说一件由闻而来的，是某一次开学，新生来校，带着行李在校门下车，想去干什么，行李没有人照看，恰好季先生在附近，白发，苍老，衣着陈旧，他推断必

是老工友，就招呼一下，说：“老同志，给我看一会儿！”季先生说“好”，就给他看着。直到开学典礼，季先生讲话，他才知道认错了。季先生就是这样，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超过一般人，所以不论什么人，有所求，只要他能做并且不违理的，他都慨然应允，而且立刻就办。

举一次使我深受感动的事为证。是不久前，人民大学出版社印了几个人的小品，其中有季先生和我的。我有个熟小书店，是一个学生的儿子经营的，为了捧我之场，凡是我的拙作，他都进一些货。爱屋及乌，这次的系列小品，他每种都进一些货。旧潮，先秦诸子，直到《文选》李善注，因为其时没有刻印技术，也就没有“签名本”之说。有刻印技术之后，晚到袁枚的《随园诗话》，顾太清的《东海渔歌》，也还是没有签名本之说。现在是旧潮换为新潮，书有所谓签名本，由书店角度看利于卖，由读者角度看利于收藏。于是而有签名之举，大举是作者亮相，到书店门口签；小举是作者仍隐于蜗居，各色人等（其中有书商）叩门求签。我熟识的小书店当然要从众，于是登我门，求签毕，希望我代他们，登季先生之门求签。求我代劳，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季先生名位太高，他们不敢。我拿着书，大约有十本吧，去了，让来人在门外等着。叩门，一个当小保姆的年轻姑娘打开门，我抢先说：“季先生在家吗？”小保姆的反应使我始则吃惊，继则感佩。先说反应，是口说“进来吧”，带着我往较远一间走，到大敞的门，用手指，同时说：“不就在这里吗！”这话表明，我已经走到季先生面前。季先生立着，正同对面坐在床沿的季夫人说什么。再说为什么吃惊，是居仆位的这样侍候有高名位的一家之主，距离世间的常礼太远。说到常礼，我想到一些旧事，只说两件，一闻一见。先说闻，是有关司马光的轶事：

司马温公有一仆，每呼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秀才（称